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大家

现代快报
A26、A27
2013.6.15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徐馨儿
美编 时芸 组版 郝莎莎



瓦翁，原名卫止安、卫东展，祖籍浙江萧山，1908年5月生于苏州市。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园林绿化局顾问、苏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苏州图书馆顾问、东吴社名誉社长。

瓦翁最早以篆刻名世，治印主张“知古知今而非古非今”，90多岁时还坚持篆刻。他学书甚早，钻研精深，中年书艺循序渐进，晚年仍积极进取。1989年，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览在北京举行，瓦翁以行楷宋范成大《石湖文略》大册页参展，在一等奖中名列第一，已是80多岁的瓦翁更是创造了全国展中年龄最大的获奖者纪录。

瓦翁还热衷公益事业，积极回报社会。在九十寿辰时，他将自己数十年精心收集、珍藏的18种24部明版印谱及少数善本无偿捐赠给苏州图书馆，使更多人从中获益。

2008年5月2日20时35分，瓦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苏州逝世。

道在瓦壁
——纪念瓦翁先生逝世五周年同门书画作品联展

■展览时间：6月16日-6月19日
■展览地点：苏州市文联四楼艺术家展厅
■主办单位：中国书法院、江苏省书协、江苏省书法院、苏州市文联
■参展作者：瓦翁先生弟子管峻、杨鼎英、李双阳等

管峻(中国书法院院长、江苏省书法院执行院长)

师恩如海 ——怀念恩师瓦翁

光阴如梭，转眼间，恩师瓦翁辞世已经五周年了。同门弟子相约在苏州举办书画篆刻联展，以缅怀恩师。

五月的江南，细雨霏微，微风之中，忆起了当年初识恩师的情景。那是一九八四年夏，我二十岁，在苏州武警部队当兵。瓦翁先生时年七十六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多岁的模样。总是面带笑容，神采奕奕。那时候，先生家住采香新村，每隔三五天，我就会带着自己的习作去先生家里，请他指点。

先生儒雅、格高、品重，指导学生也十分耐心。他总是先逐张翻看我的作业，略加点评，然后提笔给我做示范。在他的笔底，我初识清新雅逸。在他的眼底，我初通诗书画印。在他的言中，我初懂人文格调。

苏州是我人生开始扬帆的地方，而遇见恩师瓦翁，则是我艺术生涯的启航。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这几年间，我追随先生学习传统经典，俨然成为姑苏中人，吴门后生。这期间，如果有一个星期，因事我没能去先生家中，便会收到一封先生寄来的信，写在便笺上：“管峻同学，多日不见。若有暇，请来家中小谈。瓦翁”每回读他的短信，都感动不已！作家汪曾祺曾说：“多年父子如兄弟。”而恩师和我，也渐成忘年之交。

一九八七年建军节，苏州武警支队、苏州市书法家协会、苏州市青少年宫为我举办个人书画展，先生亲自为我写前言，挑选作品，确定作品悬挂位置，还请来姑苏名家为我开座谈会。那次展览坚定了我以书画为事业的信念。之后先生又写信推荐我到南艺学习。

一九八八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学习，离开了苏州，但每年寒暑假都会去苏州看望恩师。那时候，我带着自己的画去先生家，先生会在比较喜欢的作品上用小楷题跋。每次与恩师的相聚都其乐融融。先生乐观、天真、温厚、豁达，他的品格也渐渐融入我的内心，并成为我的潜能量。

二〇〇四年四月，我的第一本书画作品集出版，要去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作品集首发式。先生得知此事后，很想去北京为学生捧场。这一年，恩师已经是九十六岁高龄。苏州市文联领导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出远门多有不便，便劝先生打消去北京的念头。但先生执意要去参加，他说：“管峻是我最爱的弟子，就算为参加此活动而少活两年也值得！”

我实在是感动得无语。于是安排小师弟李双阳和瓦翁先生的孙女婿两人陪护恩师坐卧铺前往北京。次日清晨，我去北京站接先生，先生居然神清气爽，毫无倦色。在北京期间，他去美术馆看展览，逛琉璃厂，会老朋友，兴致很高！生命对于先生，真是一个奇迹！

其实，这奇迹源自先生内心对美的珍爱，对善的敬重，对生命的自信。先生曾以嬉戏的心情刻过“二八年华”“九十学步”的印章，在九九岁生日时，还亲笔写下寿宴主题词：“九十九，大家向前走。”这是多么豪迈的情怀啊。

二〇〇八年五月，先生走完了他的百里程。去世前，先生自己写好挽联：“再会吧花花世界，永别了人间天堂。”并嘱托家人，一定要将此联交由管峻书写。

记得当时，我含着泪先用楷体写了一遍，稍显拘谨，便又换用行楷书写。我知道先生喜欢轻松自如的表达，所以用行楷书写更符合其意。

告别仪式后，因单位有事，我已准备返程，苏州市文联副主席王伟林先生打电话来，让我赶紧返回告别厅。原来，我将“再会”写成“再见”了。于是重新书写，也因此，我又多见了恩师一面。我知道，先生虽然走得很平静，但其实，他对这个花花世界是无限眷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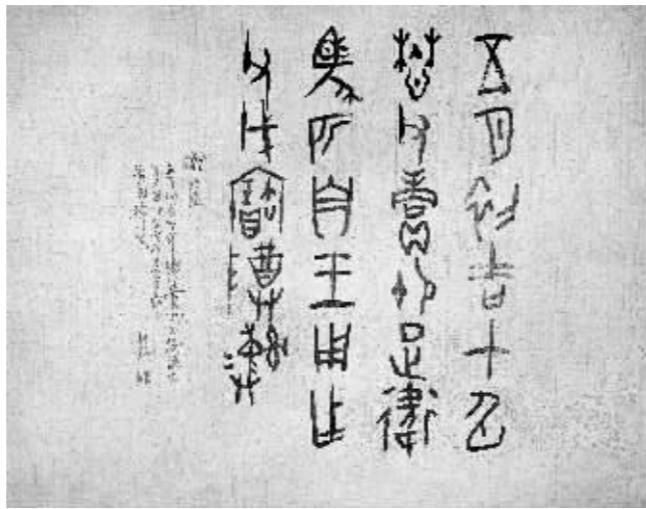
“江南三月雨，雾一样的柔，烟一样的轻。水乡十里撒银丝，船在网中行。”这是一九八九年，台湾作家三毛到苏州观光时，瓦翁先生在留园为她所吟的诗。当年，先生八十一岁，纯净、优雅，被三毛称为“苏州美人”。

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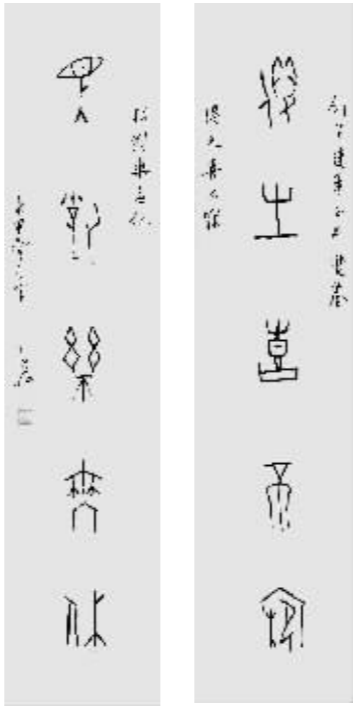
蓦然回首，美人与诗皆仙去。而诗遇美人，那树下的诗话仍鲜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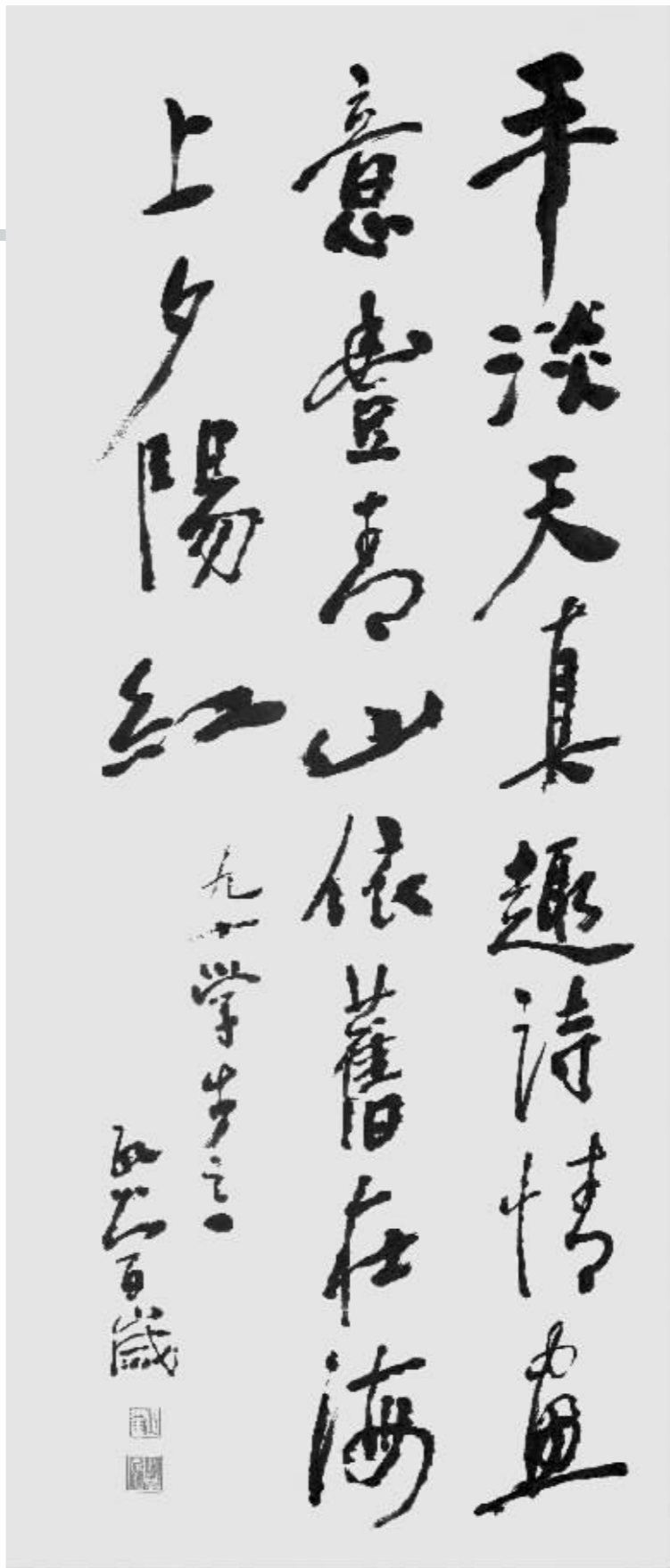
瓦翁《春社醉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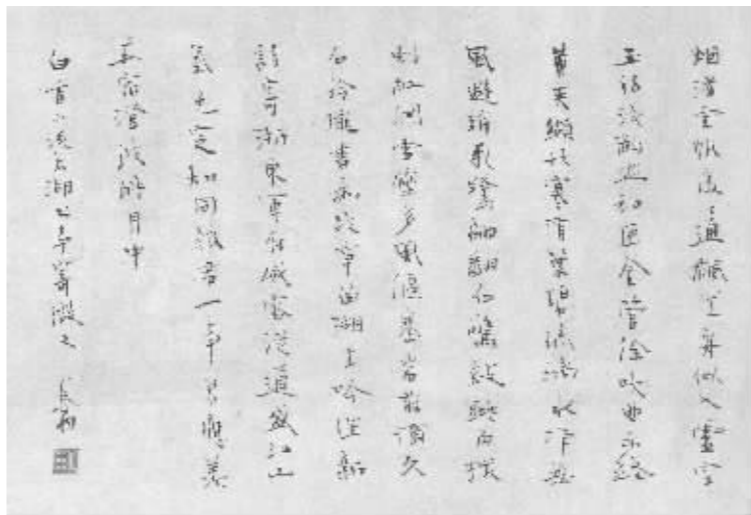
瓦翁《金文》



瓦翁《得之喜不寐相对乐无休》



瓦翁《九十学步诗之一》



瓦翁《白昼易诗》

王伟林(苏州市文联副主席)

怀念瓦老

今年5月2日，是敬爱的瓦翁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日，在这特殊的时刻，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从某种意义上说，瓦翁先生是苏州书法乃至苏州文化的一种象征。瓦翁其人的宽厚豁达、幽默风趣、活力充沛，其艺的与时俱进、平淡天真、细致入微，这一切都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那标志性的精致小楷、纯真古拙，一如他的灿烂笑容为苏州这座优雅的城市增添了一篇优雅的华章，历史将铭记这一切！

瓦翁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整整5个春秋，但一切仿佛还在眼前。记得他仙逝前两个月，我们文联和书协的同志前往仓米巷大卫弄看望老人的时候，告知其苏州已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座书法名城，并将于近日隆重举办授牌仪式。瓦老这位已经走过100个春秋的世纪老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全然不顾虚弱的身体，硬是挺直腰板挥毫疾书：“中国书法第一名城苏州”，这十个大字神采奕奕，气势非凡，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长者对中华文化、对天堂苏州的挚爱之情。可谁料，这件作品竟成为老人留给这座城市的绝响！老人爱苏州、爱家乡、爱他朝思暮想的书法艺术。虽然其时由于年岁已高卧床不起，但他始终坚定信念一定要亲自参加书法名城的授牌典礼，一定要笑着与同道们共度百岁生日。为此，他亲自设计和监制了生日用的寿碗，并嘱咐家人到景德镇定制，又亲自约我们文联和书协的同志商谈授牌活动的安排，商谈苏州书协与东吴印社可持续发展战略。出于天气和瓦老健康原因，时任苏州市文联党组书记的朱建华等几位同事在4月19日专程上门拜望老人，感谢他为苏州书法和文艺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婉言相劝第二天不必亲临活动现场，免得吹风淋雨，为此老人还稍有“不悦”。翌日，“中国书法名城苏州”在文庙“大成乐”中顺利授牌，不能亲赴活动现场的瓦翁先生一大早就托弟子李云刚捎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贺信最后那稍显颤抖但依然坚定有力的“瓦翁”落款成为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天中午，我陪同全国几大书法专业媒体的记者赶到瓦翁府上采访时，老人目光炯炯，谈兴丝毫不减往常，脸上也一扫昨日“不悦”之色，他动情地说：“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瑰宝，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发展好。书法名城的牌子是苏州的骄傲、苏州的荣耀，我作为一名文艺老兵也乐意为其尽一份力。”在场的每一位无不为之动容！

瓦翁先生毕生为书法艺术和苏州文化的发展殚精竭虑。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不服老，活到老，学到老，心灵永远和年轻人跳动在一起。“今年九十是，偷闲学少年。连朝勤学步，春秋在争妍。”你很难想象一位已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世纪老人会有“九十学步”的惊人之思。“现在的社会，主流是改革与创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不学习、不超前，必定要落后的。所以我以‘九十学步’自勉。其实，瓦翁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不服老”的思想一贯贯穿其晚年生活。1996年，当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记者来苏州采访时发现他竟然还在啃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时好奇地问道：“您老牙齿还好吗？”瓦翁大笑：“还要磨磨尖。”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瓦翁的牙齿依然坚硬，他不仅啃西方哲学著作，更是从头系统地进修西方美学史。日日晨课夜读，不避寒暑。他用心地读，认真地记。累了便磨墨，写上数行小楷，或画上几笔，往往逸笔草草，妙趣横生。对于近百人生的晨课夜读，瓦翁先生戏称“学步建设”，目的在于提高文化的执政能力。

2008年6月26日是老人一百岁的生日，也适逢苏州市书法家协会28岁的生日，老人一生与书法为伴，其人生之路、艺术之程是那么的完美多彩。因此，苏州市文联和苏州市书协共同主办了“百步艺程——瓦翁先生百寿遗作展”并编辑出版作品集，这也算是对刚刚离去的瓦翁先生最好的怀念。时隔5年，我们共同主办“道在瓦壁——纪念瓦翁先生逝世5周年活动暨同门书画作品联展”，一方面，借此深深地缅怀瓦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吴门书画艺术，弘扬以瓦老为代表的吴门书画先贤的优良传统。

瓦翁先生仙逝前两个月，我们文联和书协的同志前往仓米巷大卫弄看望老人的时候，告知其苏州已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命名为全国第一座书法名城，并将于近日隆重举办授牌仪式。瓦老这位已经走过100个春秋的世纪老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全然不顾虚弱的身体，硬是挺直腰板挥毫疾书：“中国书法第一名城苏州”，这十个大字神采奕奕，气势非凡，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长者对中华文化、对天堂苏州的挚爱之情。可谁料，这件作品竟成为老人留给这座城市的绝响！老人爱苏州、爱家乡、爱他朝思暮想的书法艺术。虽然其时由于年岁已高卧床不起，但他始终坚定信念一定要亲自参加书法名城的授牌典礼，一定要笑着与同道们共度百岁生日。为此，他亲自设计和监制了生日用的寿碗，并嘱咐家人到景德镇定制，又亲自约我们文联和书协的同志商谈授牌活动的安排，商谈苏州书协与东吴印社可持续发展战略。出于天气和瓦老健康原因，时任苏州市文联党组书记的朱建华等几位同事在4月19日专程上门拜望老人，感谢他为苏州书法和文艺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婉言相劝第二天不必亲临活动现场，免得吹风淋雨，为此老人还稍有“不悦”。翌日，“中国书法名城苏州”在文庙“大成乐”中顺利授牌，不能亲赴活动现场的瓦翁先生一大早就托弟子李云刚捎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贺信最后那稍显颤抖但依然坚定有力的“瓦翁”落款成为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天中午，我陪同全国几大书法专业媒体的记者赶到瓦翁府上采访时，老人目光炯炯，谈兴丝毫不减往常，脸上也一扫昨日“不悦”之色，他动情地说：“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瑰宝，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发展好。书法名城的牌子是苏州的骄傲、苏州的荣耀，我作为一名文艺老兵也乐意为其尽一份力。”在场的每一位无不为之动容！

瓦翁先生毕生为书法艺术和苏州文化的发展殚精竭虑。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不服老，活到老，学到老，心灵永远和年轻人跳动在一起。“今年九十是，偷闲学少年。连朝勤学步，春秋在争妍。”你很难想象一位已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世纪老人会有“九十学步”的惊人之思。“现在的社会，主流是改革与创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不学习、不超前，必定要落后的。所以我以‘九十学步’自勉。其实，瓦翁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不服老”的思想一贯贯穿其晚年生活。1996年，当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记者来苏州采访时发现他竟然还在啃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时好奇地问道：“您老牙齿还好吗？”瓦翁大笑：“还要磨磨尖。”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瓦翁的牙齿依然坚硬，他不仅啃西方哲学著作，更是从头系统地进修西方美学史。日日晨课夜读，不避寒暑。他用心地读，认真地记。累了便磨墨，写上数行小楷，或画上几笔，往往逸笔草草，妙趣横生。对于近百人生的晨课夜读，瓦翁先生戏称“学步建设”，目的在于提高文化的执政能力。

2008年6月26日是老人一百岁的生日，也适逢苏州市书法家协会28岁的生日，老人一生与书法为伴，其人生之路、艺术之程是那么的完美多彩。因此，苏州市文联和苏州市书协共同主办了“百步艺程——瓦翁先生百寿遗作展”并编辑出版作品集，这也算是对刚刚离去的瓦翁先生最好的怀念。时隔5年，我们共同主办“道在瓦壁——纪念瓦翁先生逝世5周年活动暨同门书画作品联展”，一方面，借此深深地缅怀瓦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吴门书画艺术，弘扬以瓦老为代表的吴门书画先贤的优良传统。



瓦翁与台湾著名作家三毛(陈平,中排左三)等合影